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冬

定陽放生社說

夫傷生嗜殺非細故也皆起于貪貪其味而殺
異類之羽毛鱗介貪其財貪其色而殺同類之
人貪其國貪其天下而弑父與君罪分重輕心
一而已故曰不貪爲寶聖王在宥但嚴殺人之

條與篡弑之律而恣口腹戕物命者不載于刑書以故善知識吃緊提撕將果報罪福之說聳動愚俗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此也其實放生大旨不過全吾心之生機消吾心之殺機符帝德之好生而已四時以春爲首五德以仁爲首皆生生之謂也生機稿而不活生意死而不陽則乾坤毀矣儒家自親親而遞推之以及于民物二氏教忠教孝不殊于儒而戒殺放生

作初學入門指南猶如楞嚴一部經先從摩登伽女說起蓋食色二累與生俱來衆生墮落異類只此之由然世間齋素人有幾種或囊澁不能備葷或胃弱不能受腴卽不然欲延壽耶惜費耶祈來世福澤耶慮入畜生道耶真心持齋無所爲而爲者絕少予年十六猶未啖豕先慈憐予骨瘠苦勸勉遵從此三日不食肉卽便思肉蓋習也非性也至于牛羊則永絕矣殺生一

節但戒毛羽未及鱗介此以大小起見亦障也
定陽放生社係純陽祖師主壇予捧誦機語
篤信佩服自古及今三教合者自呂祖外無
聞焉予生平見解未破去道日遠稔知殺業甚
重譬奪人財物者未損其肢體謀人妻妾者未
戕其性命毒痛猶可當也至于殺生則宛轉刀
鋸徘徊鼎鑊口不能訴哀鳴求脫欲避無門慘
不忍觀毒痛萬難受也區區匕箸適口幾何我

之受享有限物之受苦無窮雖八珍在前慘不忍食此不忍觀不忍食之心何心哉好生之心也好我之生好物之生岐之則凡合之則聖腐儒口談萬物一體其實漠不相關愚夫愚婦甚至有自己持齋而殺生以啖人者曰我未曾嘗寸臠也業有所歸果爾則啖人者愛之乎抑陷之乎反不如食熟肉而戒殺者慈心猶未失也社中諸士從大處參究則六祖之弛網與成湯

不異從小處塗飾則梁武之麩爲犧牲騶虞之
不踐生草情徑庭矣吾願放生者行菩薩行繹
裴休之言會龐居士之旨仰承 祖師悲憫拔
救意先從貧民放起先從貧士放起先從奴婢
放起先從本家骨肉放起而以其餘暇放魚鳥
蝦蟇鱉螺等生可也放生者叢上放于江海其
次放于湖河最下放于池沼饒閤黎陰已盜噉
何俟漁翁偷鷺哉西湖舊有放生池大不數畝

天暑水泛所放之生僵浮水面螺蚌殼積底數尺是囚生非放生也更可笑者待社友齊集始放社有要人暑月遲至鱗羽等斃者已過半矣一切善事皆以智爲上首

壽何太僕六十序

辛未季夏之十四日吾友廖傅生馳札訂遊西湖以十里荷花相忻動予憚暑特遲其期詰旦謂予蓋乘便而生興焉伊戚何天育先生盤桓

白岳黃山禮南海大士返因結夏湖山間更買
舟載其眷屬以往夫鹿門龐公偕妻子隱與介
推於陵不殊然皆長往不返者也天育暫憇焉
耳亦須臾不離哉傳生曰先生歲辛酉入浙募
兵爲五十初度今辛未則六十矣七月八日迺
懸弧辰也而皆于西湖作寓公其人不俗公不
可無一言壽之予曰先生名噪予耳久矣未習
其人當入浙時則予宰閩比天育司李襄陽時

以礦事觸璫爲職方募兵時復以廉直觸璫黨
不第罹 詔獄且戍也迨覆盆獲伸已二毛矣
坎塲仕路三十餘載無布衣一日之權予因思
古今遭患害者皆熱腸人也賤而熱腸不過醉
後怒罵聞者迂之貴而熱腸則舉一切萬不可
爲之事悉以投遺而庸愚坐觀成敗又舉一切
影響之浮議加焉使勞臣不得不受必剪所忌
而後快故楊朱之靳一毛非本體也旣悔且激

其所注之岐正介于冷熱間者不然以定識定
力單趨一路何岐而何注之有先生得無蹈是
乎浙中秀美之氣半注于西湖先生向得其粗
今得其精安知他日不得其更精者乎是以光
塵混雜凡夫視之皆人而聖視之皆鹿豕也居
山鹿豕漁樵者與朝亦鹿豕岳牧其他扇蔽元
規相去幾何與蜉蝣曾無差別先生甲子一周
于孔爲順于蘧爲化予願先生順夷險化恩怨

以冷眼消熱腸學漆園之逍遙卽樂爲壽可乎
傅生曰可

岳武穆文集序

宋鄂王父子寃斃當孝宗朝已建廟號忠武矣
淳熙間更謚武穆何耶賢奸相鑿功成旣忌其
生節全又忌其死也說者曰王所少者一去耳
其去也當于相檜之時予曰不然俟檜相而後
去已晚矣當于康王嗣位之時夫鵬舉業已博

通左氏有宋公子目夷成案在卽微檜能竟其
功哉宗李諸君子總狄梁公等倫依然匡復廬
陵之陋見耳親固有棄之而全者分羨之說是
也沛公能康王不能以龍準天授之識力律庸
愚之宋高以宗李所未醒之局面望王見幾遠
引得乎哉書生叩馬但有見于檜而無見于高
宗亦偏詞也毘陵張大玉感憤時事蒐王表奏
論記詩歌等彙帙以動武夫之不文者使知勤

學嗚呼今不乏讀書之弁而如王之忠義者幾
祇以富貴起見卽求一功名之士不得也卽草
莽中有真正英雄誰從物色于科目外乎則忌
才者不獨一檜賊然矣

周景虞詩序

沈子曰詩亡于周末以乏采風之使故自後方
隅混一合聚京師分馳郡邑而詩復存矣迂儒
徂孟說而以爲刪後無詩可笑也又附會聖人

擯吳楚不使列入國風尤非也泰伯之讓虞仲
之逸延陵季子之賢子亟稱不置何所不快而
擯之况子游文學近在及門乎至于鬻熊左倚
軫皆有聲春秋間離騷出自戰國惜仲尼不及
見耳豈楚書則載之而楚詩顧擯之耶當時所
目爲夷者蓋屬淮南淮北諸夷非吳楚也吳楚
係先王建侯安得夷左傳狄人滅邢滅衛則中
原亦頗受夷患未聞稱狄而卽以邢衛當之者

先民甚二國僭王之罪故黜爲夷以彼其時諸
姬不折入吳楚亦竟蚕食于夷其功應不以罪
掩也况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楚詩耶雅備之
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詩者非楚士耶二南
具之矣國有賡而代有叶不相沿也必謂刪後
無詩則學詩者何以不宗三百而宗唐卽宗三
百而語語肖似不優孟乎矧未必能乎且刪之
一字後儒所以加吾夫子者豈子自道語乎

昭代不以詩程士而詩脉不絕有匹休唐者湘
潭周景虞少而負奇其制舉秬白眉群彥庚午
六館選士六人以應 俞旨以復 祖制而景
虞與焉景虞出其詩集示予曰秋唵曰長歌核
長歌所自作歲在龍蛇尚非荃宰得伸之會而
謂文士能寸展乎然視濶氣豪筆端所至一往
深情哭亦笑罵亦頌也至于秋唵多庚午被放
後咏幽矣憤矣感矣傷矣物情交態畧嘗之矣

其景虞進道之一助乎士必得力于道而後獲
藏身之所具識時之哲左徒洛陽革能仕而不
能隱能伸而不能屈能爲鳳而不能爲龍皆未
聞道也而其文其詩則亘古莫及景虞得句類
郊島却無牛鬼蛇神之習洵可與言詩者詰所
以作詩之因與世大異世之作詩者木天貴人
以之積課簿書外吏以之免俗山人墨客以之
糊口自未有取適性情者也拾人唾餘又皆半

途闌入自未有英年逢掖習者父兄苦口禁以爲妨舉業焉果爾則蒙童句讀時已爲關雎葛覃所妨又安能詩魁多士哉予年十八能古文詞二十二能詩亦勉奉先嚴意不敢旁及而景虞何厚幸也迺景虞更有幸者張說遊楚後詩益悽惋頗得江山之助况生楚長楚者乎周以前詩權上操不得太史采風則詩不傳世三代以後詩有厲禁甚至詔獄只今六合爲家無待

于采 聖明在宥誰爲禁之我輩遭際超軼古人遠矣他日景虞借科名以扶詩教不慧老眼猶及見之所深願焉

樊氏新秩序

予嘗序列先輩四大家推王錢唐歸而瞿薛稍遜焉其神其脉其法一氣呵成與聖賢言旨如耳孫之肖鼻祖不啻優孟叔傲比也後之以元名世者神索然矣僅脉法傳耳至戊戌而脉法

亂甲辰而脉法斬予生也晚然舉業不敢不宗
先輩而鼓瑟齊門好竽者棄矣旣而移其爲時
秣者爲古文辭爲韻語世不乏知之者豫章樊
元聲何所觸而以舉業請也且出其子弟侄窓
秣而乞爲玄晏也予吐苴此道久併近科榜首
姓名若桃源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雖然有說
焉試以兵喻步伐不愆刁斗必擊非太公穰且
之法脉乎而霍去病李光弼輩不用也亦以取

勝爲漢唐元勳顧他人之法脉可以不遵而自
已之心精願力不可以不透不可以不堅近時
得雋之士皆霍李輩也而爲廣爲巡者亦復不
少彼豈泥古兵法哉則命也予乙巳遊成均大
宗伯李湘洲先生適爲司業奇予文而疑其法
詰之予曰法不同矣有先正典刑爲法有時文
蹊徑爲法有隨題立法有自我立法師所法何
法乎先生默不答亟稱鄧定宇馮開之不置蓋

鄧馮由四大家機局打出先生亦得力此者微以針予予不及親炙鄧矣翌日手開之先生評予諸稅以進湘洲師嘆賞久之蓋元脉至吳無障許子遜另闢堂奧如變窰瑞麥奇而歸正一切宗先輩者所不解也惟馮先生解之至子遜孟稅則馮以爲太弱竟不知子遜靈心妙手全在此篇併馮先生亦不解矣甚哉此道之難作者不易知者更不易也樊氏諸友各稟慧性鴻

才當吾世而勗其取法先程卽予亦自笑其迂甚然而樊氏之心精願力卽樊氏之法咏也蓋柔其氣以入之虛其衷以俟之爲四大家作中興爲吳許作鼎足爲鄧馮作長庚區區一第特朝花夜錦哉元聲伯兄爲密庵先生令杭有惠政迪浙有賢聲值逆璫建祠時拂衣竟歸其真實心爲東南第一流人物詩可追唐與予善故併及之亦以見淵源之有自也據元聲自題曰

樊氏新稅夫新未易當也日月所以不取厭者
光景常新也學究家纔落筆而已陳矣猶人驚
人急須自出機局以入于神也可

宋儒言過其實一味誇詡藝祖之號創業高宗
之號中興張魏公之號恢復程頤之號得道統
皆冒濫也後世脩史者所當革除者也

堯舜有謚巢父并無姓名然並傳不朽其實巢
父亦多此洗耳一事人以爲高我以爲隘也仲

尼耳順安用洗爲只一洗耳便落賢智窠皆不
若聖人之大且忘也卽嚴子陵亦故作噉崎骯
齷之態祇因胷中有箇故人塊壘未曾打下然
却被光武窺破大率真主之眼曠而儒生之局
酸相去懸矣處君相間能調適者惟東方曼倩
李長源乎此謂善養浩然之氣

凡用人者局外人佯作憐才之語局內人慣出
求備之言猶入市鬻物者嘖嘖稱賞必非售主

真心欲售者貶駁未幾捐貲攫取去矣

子于是口哭則不歌可見古人日用不廢歌也
又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孟氏
以謳歌與朝覲訟獄並舉而對言之周燕嘉賓
則歌鹿鳴至于君臣相樂輒彼此起舞賡歌其
後鄉飲酒禮亦不廢歌則歌豈褻務哉自此道
寄諸伶優士林遂目爲賤役而噤不出口所以
養情性者闕矣

先臣于謙當木土之變先馳告四方毋得入援
一則使京師人心絕望于犄角者則其氣自奮
一則使觀隙而藉口于勤王者邪心默消真高
識也若施之今日只此便開罪端嗟夫六朝桓
溫劉裕輩皆借此名色起事者也可爲寒心
舉子登科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其定候也
踰四十而發者霜後之芙蓉纔十八九而發者
臘前之桃李雖間有之然不可以爲常總之太

弱太髦皆非及時雨也

時流演傳奇者以袁崇煥作正生以魏崔作丑
及崇煥引虜入犯被磔時流復欲改去袁賊而
另用一夫其實袁與魏不甚相遠事已定于蓋
棺惜始時操筆之人以犧繡起見識不定耳已
已十一月予聞邊警犯 闕值雍丞韓孟郁來
相訪予大聲曰袁崇煥反矣察韓色微變至十
二月袁叛跡漸著衆服予之先見且叩予何自

遂知其反予曰此情憤悱久矣恐駭俗不敢言
耳仲尼纔誅少正卯卽墮三都崇煥擅殺毛文
龍已半載杳無一毫舉動非反而何後觀 欽
旨果云斬帥以踐奴約亦可覘予之憶中矣

岑參秋夕幽興詩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
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蓋傷已之老也錢起
送裴頔侍御使蜀詩云柱史纔年四十強髭髯
玄髮美清揚蓋羨其少也等四十耳而老少懸

殊低昂自口眞所謂文人之筆也

古人爲養親祭祖方從事釣弋非好殺生命也然古人所居之鄉或未必近市卽近市矣而市中或未必有魚肉可鬻則釣弋豈得已哉今人近市而不屑鬻已殺之物必烹鮮擊肥而後快又不用之養與祭也但恣口腹供燕會而已豈惟三寶罪人以仁術論于遠庖厨之意何居古人不輕載人姓名如杜少陵之朱山人乃錦

里往還者也李青蓮之范野人乃魯城北往還者也豈靳許可哉或未足當許可耳何哉汪綸特歌者釀者輒著姓名蓋世間惟何汪流輩不必蓋棺而論始定也

戴淵仕至征西將軍蓋陸機薦之也淵始爲劫賊掠機輜重機于船屋上望見淵神姿殊異且指麾左右皆有法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涕泣投劍歸之遂與定交予嘗謂盜賊

中有人觀于戴征西其榜樣哉假令機名雖盛而力不能汲引淵必不歸也文法掣肘論議牽制而不行其言機必不薦也古人立賢無方獨一成湯乎哉

賜扶蘇死廼高斯阿二世意矯詔殺之非始皇治命也唐陶翰有詩傷之題云經殺子谷夫漢武帝惑江充譖寔殺戾太子其後也悔建思子臺若始皇則何嘗誅扶蘇哉而谷以殺子名垂

之千古亦寃甚矣是胡亥之罪也當易名弒兄
谷乃當

古人贈詩或稱其爵或稱其字與名或稱其姓
與行自未有輕易稱先生者惟李願謁張果老
詩則稱先生耳何至今日而先生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也冒濫極矣

李泌少負仙骨身輕學辟穀後爲宰相以鄴侯
終讖者惜之予曰不然所謂神仙者其功行主

于救世度人非效熊經鳥伸自逍遙已也泌處
肅代德間調劑寔多救度甚普可謂擅仙才矣
雖非飛天仙亦行地仙也古之王喬許遜葛稚
州尚欲就茂宰造福以速登仙籙泌作白衣山
人勝黃冠百倍卽此便是仙課而凡俗之見猶
視泌爲富貴中人何所見之淺

乙巳丙午間予在成均社友黃大年沈千秋對
予言秀才處館最損陰德以故館盛者大約不

發吾雖處館然未嘗悞人家子弟竭盡其心至
于受教與否則聽之而已豈有如是立心而終
困者哉兩友之言不謀而合竟俱成進士予是
其說而廣之師弟者朋友之最切者也微時不
負友顯時豈負君豈負民哉總此真實心耳素
餐于絳帳而虛糜束脩之先生卽他日貪位持
祿罔裨君民之具臣也豈有前後兩截人哉予
丙子歲館于徐氏脩金半載當得四十兩其徒

紕褲不率教予僅處兩月卽辭去束脩分毫不受主人跪泣不轉念也書此以箴天下之處館者

馮唐言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謂唐辱已竟不知唐蓋自况也唐不大用安所覘其韜畧甚矣文帝之喜庸愚擯倜儻也于賈誼旣輕其少于馮唐又棄其老予嘗謂其似宦料而乏主術然耶否耶

犬食葷豕食素雞食葷鵝食素然犬司守雞司
晨各不溺職安見齋素者必愈于茹葷者乎故
比丘飲酒食肉罪小可原庶民心毒而口齋不
可近也不可信也

相如作長門賦陳后還宮直奚啻千金哉休文
爲謝謨作書贈公主帝矜憐之主遂不他適謨
得遷官孝標因任昉事作廣絕交論傳世而倒
漑遂不比于人數非文詞遽足動人而名士之

筆更自不同也

韓信爲王孫而子房五世相韓又欲爲韓報仇者何不薦諸沛公顧伏蕭何耶蓋恐動龍準之疑而避嫌耳然則曷爲遂不輔信蓋明知其爲將帥材絕無霸氣而况帝王乎蒯通則多此一畚說舌矣

楚歌散兵不止于智亦仁也垓下之圍漢以全力感項雖有子弟八千直几上肉耳歌以散之

陰騭無量鴻門赴宴倖脫于險終危道也亞夫
方用事倘陳平項莊之計不入則如之何吾爲
畫萬全之策先卑辭厚幣以調之出其不備還
軍灞上以待命可也更不須張良往恐誅之則
失一謀臣更急選美女幾人侑白璧等物亦可
也幸而瓦全皆天也未可因無恙而概歸功于
張良也

邠風云七月烹葵史稱公儀休拔園葵則葵可

食矣然今時絕無食葵者竊不解其何故予摘而試之味頗清甘但恐此端一開未必能自衛其足也

皖城僧海覺爲予言有大法師北山過金陵一切酒肉和尚見之悲泣可見真心發見雖漸滅垂盡本來原自具足也予因追感先朝士大夫有見于忠肅王文成而涕泣者乎當無徐有貞李士實等汗青史矣

遇禍患而令人動憐憫心者善良也令人出暢快語者奸邪也此正是直道處脩身者平時自當熟思

嚴武之名得以不朽者杜甫力也汪淪何戡之名徽托于顯而傳嚴與杜則尊托于卑而傳其附驥尾一也

菊有種于盆以供玩者大比芙蓉高可三四尺許藝之最難有野植之而入茗甌者俗所謂茶

菊也古人採菊東籬下又云餐秋菊之落英卽此物也茶菊久而不採則瓣亦漸落何必黃州始有落英乎

橋梓比父子此以俯仰起見者也至于椿比父萱比母則殊無所本若本南華大椿之說于以祝父壽似矣萱則朝榮夕悴冬月萎矣何薄于母而祝其不壽耶若本毛詩萱草樹背之說與母氏之忘憂似矣椿則塊然漠然無知識矣何

薄于父而聽其不樂不憂耶予以臆解之椿葉
萱花皆可食也人子叨養于父母猶椿萱焉他
樹非不有葉他卉非不有花可食者絕少意古
人取義在是乎此亦曲說畱以待後人酌之
仙凡境隔而機神不隔俗腸謂光塵中必無仙
也豪傑在前猶覲面失交臂失而况仙乎禪門
之有羅漢猶儒門之有高隱只了得自己事竟
不知度人一節正自度中分量也仙已出世而

沙日 一 卷二 三
猶入世更進一步矣

閩中蘇紫溪先生名濬督學兩浙最稱得士當時頗滋浮議迄今四十餘年矣家貧如洗此其鄉人之言也豫章鄒南臯先生名元標海內望如泰山北斗爲道學主盟歿未幾年巨寇劫其貲去以二千金計此亦其鄉人之言也日久論定存此說以爲案據

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曰不脫冕則仲尼此

時助祭方歸如少俟之肉未必不至魯未嘗生
禮也然失此機會去國無名所謂微罪行此也
孔子苦心處非孟子誰能闡出俗儒真以爲肉
不至迂矣魯之臣隣不止孔子一人其致胙係
有司職掌歲有定規不必請命于魯公魯公必
無削去群胙之理亦必無諸大夫家皆致胙而
獨革除孔子之理其意只欲使人譏其躁譏其
戇爲君相分過而掩其受女樂之跡也

士爲知己者死此豪傑之氣也有所激也人知
人不知皆囂囂此狂者之簡也忽俗故也人不
知而不慍此聖人之學也有定識以持之所謂
恕也

士大夫以文集相贈舉子以制稅相贈者答刺
云謝教自萬曆末年猶沿此例今亡之矣夫人
凡事依例何獨此事破例總是厭看書耳

宋徽宗約金攻遼乃大失策處頻遣馬政如金

求五代時陷入之地卑詞諂說竟不如願何其
奴也譬人家敗子自己田廬不能守反大言恢
復祖業圖謀他人久踞之產因而構訟破家何
以異是

相如臨終留所奏于家以俟武帝索取因獻之
蓋微諫止其封禪也唐竇庠詩漢家若欲論封
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宋林逋詩茂陵他日求遺
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惜哉唐宋人淺劣不能理

會漢人旨也後世翹君過者似罵詈矣豈知巽之義乎

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令霍獻可迫出境仁傑感之及爲相思欲去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才墜又英譎况御史中丞鉅任也

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
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
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
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嬰亦在籠絡中
矣

古人于祭祀必先卜吉以故曆書有宜祭祀不
宜祭祀之說蓋所謂不宜者想于鬼神或有所
礙而未必來享于祭主或有所礙而未必受福

故耳今按期舉之二至四孟生忌死忌春丁秋
丁不爽畧刻則曆文不贅已乎夫祭義屬幽當
于夜間陳設庶陰氣感通若巳午未時則更不
相宜祖考能降臨乎月令獻肝獻肺獻心各依
序無紊可見古人于祭祀一節備極誠敬不若
今人之苟且也

離魂之說荒唐寔甚不然何以雜劇小說等離
魂者並屬婦人更無一箇男子也蓋男子離魂

絕無意味故操觚家必不使其離也

卜珣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知其不令終珣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然不能割捨此一官竟隕厥軀可咎命哉夫安知管幼安輩非有托而逃羞稱厭勝者哉德挽命道超術數非虛談也必謂定業難道則道德無權位有之說誣矣豈通論哉

唐宋時用人丞簿尉悉科目出身故前途寬而

民有所恃賴守令俸足以養廉故清議嚴而官
不至于貪黷迺今日事勢既殊持論當恕若以
簞簞之飭責貲郎是逋負人財者可以不償以
苦節責科目是眷屬之累不獨釋門當祛辟穀
之方煉丹之術又不獨玄門當講求也儒流尤
亟矣

評史立論者往往以君子不勝小人爲恨夫世
所謂君子者皆腐儒非真君子也世所謂小人

者皆鄙夫非真小人也真君子真小人鍾問氣
以出譚何容易其貞勝處總以主心爲準主聖
則腐儒不勞餘力亦能鋤真小人主昏則鄙夫
不用辣手亦能困真君子猶陰陽消長不能違
寒暑之時是以四時之氣莫濁于夏能令人不
衣冠能令人汗出廢櫛能令蛇蝎橫行能令蚊
蠅滿目盈耳纔值金母持權而百昌遂萬寶成
矣至于冬則凡虫盡蟄幾見主聖時平而宵小

竊發者哉惟世危亂而賢者不隱慙則貶逐重
則誅夷皆所自取故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假
令女樂受而仲尼不去則孔之爲孔未可知也
孔爲三家藏拙爲魯君蓋愆此段公案一出走
而冰釋故曰聖人無死地也然世之鴻冥鳳舉
者絕少彼君子其貌小人其衷腐儒其名鄙夫
其實者又何多也以故有識者觀史每厭薄此
輩一開卷而眉幾蹙也

開邊釁莫如納降須審時察勢度德量力而始
無後悔或利得其人如李光弼渾瑊等是也或
利得其地如唐維州宋平州是也若無所利反
授虜以興師之名或勢力不能制虜而嘗試行
之祇滋殆耳唐失策處在執送悉怛謀還吐蕃
戮諸境上宋失策處在殺張穀以畀金人使降
將及常勝軍皆解體初何所見而受其降末何
所見而棄之以寒內附者心且助敵焰耶後世

乘國者于此稔當留意

安貧二字惟顏回克當之原惡則尚有說凡人
出其伎倆足以阜財運其緒餘足以潤屋却耻
之而不屑爲故云安貧耳若才智迥出人下而
奇窮自甘是坐困非安貧也是守拙非安命也
不然王章之泣牛衣與陶潛之罄瓶粟是同是
異

唐樂工雷海青支解于凝碧池忠烈著矣宋石

工安民泣求免鐫姓名于碑未清議凜矣何必
讀書然後能砥節耶蓋曠節者大率皆讀書人
也

楚人袁宏道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
氣羅芥金石氣越人陶望齡嘗之云未解烹煎
強品題夫龍井虎丘其所出真茗不過數兩耳
以之供土豪索取猶不足卽獻于大尹者未必
果真况能他及哉然謂草氣豆花氣則其最惡

者袁爲所侮未可知也羅芥優劣殊懸最上氣
似夏蘭安得埒金石耶譬入苧蘿村未見西子
而但笑彼婦之醜且蠢也恐爲范少伯所笑

國家大事迥出尋常者士大夫見識未定閱歷
又少切莫輕易開口後悔無及逆賊袁崇煥叛
跡昭昭止于磔而不族猶 主恩也乃有昏庸
縉紳爲之抱不平者一則曰袁自如字而不名
一則曰袁督師爵而不名其故何也未必黨其

邪祇因初殺毛文龍時衆口附和視爲奇舉以故後來十分回護耳言不可不慎也柰旁觀者腹誹何

不才不肖不敏不毅皆謙詞也惟以不佞作謙詞則未當蓋才肖敏毅率皆美稱佞則取辦于口殊無情實故仁而不佞夫子方以是取雍卽謂不佞爲誇詞亦可

開元天寶間有巨富人名王元寶其誇示玄宗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 吹集

云臣請以絹繫樹山樹有盡臣絹無窮故後世指大錠白金呼爲元寶

唐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虞世南引梁武帝遺齊巴陵王故事衷之稱謂曰餉宋富弼使契丹爭獻納二字皆未妥胡不以餉之一字加也

韓愈及第十餘年名滿天下而御史常乾度不知愈爲何許人牛僧孺係制科之首爲乾度屬

吏叅謁時問何色出身其昏如是蓋富貴文章
截然兩途猶回回國人不知高麗俗尚土宜也
漫語之猶如說夢以故不慧授官之初疏改舊
名不幸風聞人耳仍有知之者

宋儒只好做得孟氏之徒做不得孔氏之徒何
也學術雖端而言浮子行且權與時二字茫如
也魯用孔子不終而衰齊久用孟子而無寸裨
宋廣用諸儒而禍更烈豈偶然哉俎豆宮墻者

孟當衡其位次宋儒當覈其實事然此亦非常
之原矣予意自仲尼外皆按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四科分布廊廡庶三代以後忠孝之氣伸而
尚口之徒詘豈不大快矣乎

井水不生虫而雨水生虫此鹹淡之別也然海
中水族千變萬化不可紀極此義何居儒者動
輒曰格物曾格及此否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代不乏人不獨

一仲淹已也仲淹幸遂其願故傳耳不然仲淹窮約終身抱此虛願共目爲迂濶矣世間邪正陰陽無單行孤立之理有負國負民之鼎鉉卽有憂國憂民之庶僚之寒士分數相等後人看吾立論至此須大開眼孔勿小視庶寮也

止謗莫如無辯非不辯也右所以辯者不在口舌間辯也如人謗我貪黷則躬行廉以破之謗我殘忍則躬行慈以破之謗我邪姪則躬行摯

以破之無稽之言不辯而自息矣

寇準不知丁謂胡安國司馬光不知秦檜非臭味之投乃好諛也謂與檜皆吳人偏不似范文正而獨得宰詔衣鉢何難玩弄此腐儒耶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國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蓋自傷後不如先也註尚未妥

寒號垂者憐鳥也冬月毛落凍號夜達旦稍煩
輒鳴曰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此物中最知足

者人情得隴望蜀了無屬厭之期東漢王章所以貽笑于妻而自隕厥命也方涕泣牛衣時何異毛落夜號之烏而苦不知足翻出烏下吾願世人不但師蟻師馬卽鳥亦可師也

自遼左失事以來邊臣受禍者無筭萬曆丙午丁未間熊廷弼按遼抱曲突徙薪之憂料建夷之必叛刻有成書遍貽朝貴比戊午總兵張承胤迎戰全軍覆沒實巡撫李維翰致之其時

承胤自他塞來，喘息未定，維翰驟以紅旗促戰。張武臣爲文臣積威所劫，勉強撻鋒，特以官起見，亦不料喪身辱國至此極也。于是朝議洵洵服廷弼先見。起劉鋹于田間，擢杜松于廢弁，以爲大將，助廷弼出塞。鋹世帥著聲，松忠勇，躒率人也。舊爲廷弼所彈，家食已有年矣。熊杜在文武中各負氣，不下。况夙隙未消，一旦強之共事，此法當失。予病計偕入燕，詣臺臣唐世濟問。

故唐曰近日 朝議正躊躇此欲改用楊鎬
熊廷弼別用予察其意蓋全爲杜松地也夫鎬
之悞國人盡知之而 朝紳不知當關白時鎬
爲經畧王京城一隅將崩實所調浙蜀將士先
登四方兵雲擁而上白幾成擒矣鎬迫急鳴金
班師自幸瓦全蓋鎬與白素有連也未幾白死
故鎬通倭之跡不若是豈可復用于遼左乎則
謀邊之第一錯也鎬旣受事與二帥漠不相關

依然行賂虜故套。冒虛餉以充賂費。據敗軍回籍。相傳輩百萬金求緩師。而奴酋答參貂等物。縫貯皮囊者。以四十計。二帥不知也。徑自進兵。鈇與鎬密約。吾鏡聲三響。則勢岌矣。可速來援。豈料鏡四響而鎬救不至。併義兒劉昭孫萬人敵也。亦殉鈇而膏虜鎬乎。松原使氣輕生。夜渡渾河。已大醉矣。士卒死者無筭。黎明遇敵。酩酊未醒。不足供奴酋一蹂。蓋二帥之兵。當相爲犄。

角之勢而不暫離本隊之軍又常用伏用襲用
繞用突用躡分爲四五枝而不聚于一今宜合
者分之宜分者合之不敗何待祇因鎬不至持
聯絡其間故至此則謀邊之第二錯也楊鎬賣
國始用廷弼守遼兩載奴酋不敢以一矢相加
遺外不賂虜內不賂權要權要咸切齒焉彈章
塗起遣科臣朱童蒙按視未有良心回奏廷弼
之功與遼山遼水而俱永矣復遣科臣姚宗文

按視宗文索賂之念奪位之念並橫據于留中
熊素負氣况從言官起家作意藐之而宗文歸
造言中傷耳食者遂滿朝矣遼經屢挫之後
開源鐵嶺瀋陽相繼淪陷岌岌乎有剝膚之慮
朝野日夜引領望廷弼速至可恃無恐屈指計
期旣至而輿情踴躍喜溢眉端于是俞旨命
九卿郊餞 陛賜酒及蟒玉尚方等廷弼初出
關兵餉應時給發日久情怠不惟忽廷弼併忽

奴酋矣不惟思得廷弼之賄且俸奴酋之來矣則謀邊之第三錯也廷弼彈去以袁應泰代作經畧昏昏如木偶人不一月而遼陽城陷應泰自縊累年所積粟米銀錢兵器火藥之類悉以予敵富民私蓄商賈貨物無筭擄掠子女虔劉老稚亦無筭奴酋慾滿志驕登堂而嘆曰使熊老尚在吾安能到此乎此逃回軍民語也則謀邊之第四錯也遼城失而金復海蓋四州併失

總兵賀世賢陣亡其將畧雖遜劉鋹要亦堪用之才廷弼素所倚者而流言世賢降虜比諸李承方遷怒一至此哉全遼十去七八國帑民命盡付烏存而始時逐熊薦袁之人畧不追論可笑亦可涕也使廷弼稍有知識深藏不出則千載下惜之慕之有餘思矣道路訛言廷弼已祝髮爲僧逃之空山曾不意其復出爲經畧竟授首此輩也是時朝野洶洶望廷弼之至與楊

鎬喪敗時畧同及廷弼至而安置右屯兵餉仍
不湊手所欲用之人所行之事齟齬視昔有加
更可異者王化貞以六七年之科甲鑽謀開府
駐師廣寧王才庸心險大言主戰熊性躁語直
一意主守經撫二臣相爲水火 朝議爭左袒
化貞廷弼怒不能平刊刻成書條陳遼事始末
利病遍送大僚臺省而竟無一參一貂一帕金
侑緘業已犯衆怒矣化貞又從而下石終日說

戰何嘗出一師也。反嘵嘵曰：吾欲戰而經臣泥之耳。倘經臣悟此局也，何不下一轉語曰：戰是亦一說。任撫臣專爲之。如是則化貞技窮矣。而熊能乎哉。夫一琴二鼓，十羊九牧，古人所嘆。今經撫情形，迺爾反似奴酋捐金行間者，安能底績。則謀邊之第五錯也。未幾廣寧潰矣。王化貞開獄放囚，開城放民，併十萬師倒戈走矣。本兵張鶴鳴先期促熊廷弼離右屯助戰，熊率所部

五千人遇化貞于途騎白馬着藍紳衣隻身南
奔矣叩其所以絕無一虜到廣寧城下而草木
皆兵風影皆敵無端棄城深可怪異始信曩時
主戰特欺 朝廷欺天下耳爲經畧者卽應以
所賜尚方劍梟化貞首懸示逃兵下令曰三日
內能復歸戎伍者悉免究隨遣部下叅遊等固
守山海關以絕逃兵歸路而身至廣寧整頓料
理則壁壘旌旗肅然一變不惟報 國之忠亦

保身之哲也。而廷弼反以所率五千兵護送逃撫南奔。反馳至山海關。放逃兵魚貫而進。豈經畧之體。人臣之義乎。推廷弼隱衷。不過謂目前是非不明。功罪不核。吾亦從衆浮沉。衆或我容耳。竟不知廷弼爲萬耳目所注射。仇對環峙。伺其隙。他人之是非功罪。可糊塗了事。而熊之一舉一動。必直窮到底。當年主守之是。保障遼陽兩年之功。一筆勾銷。而後來放兵進關。脫身

離右屯之非之罪。不織毫貸也。錄前功以贖後罪。允宜免死。謫戍情法庶幾兩平。今王化貞尚在獄。而熊廷弼于乙丑八月廿五日已伏誅。罪均罰異。何以服天下之心。其寬化貞而劍矜疑之案者。墨冢宰周應秋之故。其速殺廷弼以剪所忌。不稍姑待者。魏崔諸逆臣叵測之念也。則謀邊之第六錯也。

遼陽失而設立巡撫如故。畢自肅、王應豸累累

也遼陽失而設立經畧如故王在晉孫承宗若
若也袁崇煥仗奴酋作催官星纔五六年甲科
起家邑令驟躋開府不一二載經畧矣賜蟒玉
尚方矣黑虎跳踈見于吾黨飛過海倏出于斯
文便令胥史讓巧刀筆遜捷何物么魔公然橫
行于白晝之下而始時袁袁之人畧不追論猶
謂國有法乎則謀邊之第七錯也。

袁賊既磔昔時父子兄弟夫婦死于虜者爭鬻

其肉啖之頃刻立盡非 聖天子獨斷則事未
可知也從古及今未有將相不協力臣庶不協
心而 至尊自扞牧圉腥羶望風去者非 高
皇帝之靈不及此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安在
其時有滿桂者降夷也忠勇絕倫爲總兵官與
崇煥相水火崇煥旣導虜入犯以要挾 至尊
聞 輦轂被圍 內召孔棘而徐徐其來遲遲
其行駐師常公寺奴酋兵馬過寺曾不以一矢

相加遺猶曰怯也。迺何以奴師遇袁旅亦嘻嘻
勿鬪耶。又何以反運糧齎送奴耶。滿桂直發其
姦于 上前崇煥恨極以巨鏡數十擊滿軍全
師立刻塵粉而滿之精銳萬餘盡矣。袁賊心懷
叵測欲爲所欲爲而佯以議欵之說自寬厥辜
但服上刑免其赤族猶 仁主浩蕩之恩也。毛
文龍庸夫耳有牽制之名絕無實用不過盜遼
地參貂以媚朝貴而享此高爵厚祿負此重名

其所糜之餉亞于文臣其所獻之俘非陣上擒
獲者亦如盜參貂法誘劫遼之樵漁婦稚零星
積聚膳養于皮島而合併數十衆以檻送京
師者此局得罪于冥司不得罪于國憲當遭
陰譴不當遭陽網也崇煥曷爲擅殺之哉彼亦
一尚方此亦一尚方彼亦一蟒玉此亦一蟒玉
以亂賊殺庸帥置維辟于何地豈人臣當作威
如是哉先除毛後除滿毒心辣手意欲何爲試

一、双于杨杨
再、双于上化
三、双于
表、崇德
身、三、大、身、精

對鏡照之、有劉裕之才之福、否值張邦昌劉豫
之時、否磔不足償其罪也、百萬生靈何辜而羅
此劫、耶其事已往、不足辱吾筆、而近時愚紳有
爲崇煥抱不平者、祇因殺毛帥後語言不慎、作
此回護、予恐後世無徵、野史亂出、特紀之

此後遼事不必說、不忍說、但得如先朝失交
趾而雲南無恙、則臣子之至願也、噫

擒獲奸細、逆璫魏忠賢、曾借此名色、錫券封公

侯伯矣。據遼人被虜逃歸者云：奴酋大笑中國此舉自矜甲兵所至無城不克無邑不下。何藉奸細爲卽南中情形未悉自有北降者以陰事告也。嗟乎、遼陽淪陷、以悞收降夷爲內應、故其蠹亦不在奸細、卽有之、亦當審問的實、察其端委、則敵人欲窺我之情、而敵情反爲我窺、亦未可知、柰何亟亟磔之、不俟終日哉。

天下官評操于司理、惟燕都官評操于長班、畱

都官評操于馬上因二京官多又有貴臣重臣
司理又係乙榜甲秩不敢操權遂陵夷旁落至
此耳更可駭者福建官評操于馬夫上下司各
用馬夫一人彼此密報陰事歲給工食銀米兩
貳錢因是地方土豪學霸訟師衙蠹宦幹窩家
各以酒食錢銀交結馬夫中傷有司之清執者
而白簡據此遂云風聞矣以故敝座師吳侍御
漳浦人也言閩中二百餘載巡撫鮮克今終近

始一二瓦全蓋專與馬夫比者夫目前推知卽
後來臺省今日萋菲卽他年罪案故閩按之劣
轉年例閩撫之冒濫京堂皆倪于是禍不獨有
司受也馬夫之害較山東窩訪造訪賣訪買訪
更毒非口筆所能禁也禁有禁術豈情面庸夫
所能展乎

撫按會稿舊例也然通同罔 上豈設官之初
意乎卽特設一員足矣何必兼設乎至于閩中

賢否不過照馬夫報單填寫無纖毫異同以故
海澄令譚世講乘機陷害龍溪令傅魁撫按幾
墮其術中而予亦因是兩遭蹶也不然以予之
聽斷公明操守潔白卽拙于媚上官何至令下
惠多我一黜也嗟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其侍兒說初聞欲窮治
之旣而奇其言釋之卽以侍兒贈之後說爲姚
崇所構幾成寃獄竟賴書生策獲免盖用說所

寶夜明簾潛獻九公主附以手札數行求緩頰于玄宗也玄宗在青宮時與說有舊故書生勸主以此動之而帝怒立解此與袁盎侍兒事同而受報酬恩亦同凡人能于盛怒處轉念不惟克己之學亦結客之術也

近時無賴惡少年輒以贈妾贈媵作豪舉事此餌也卽不然亦棄置之姬無所歸依又未可轉售而爲是以博名高者也卽不然或色衰貌窳

所值無幾如谷董家喬其價而徐取償者也酸
士酸紳不可爲其所愚

群臣所以不稱職者其病安在在不器使不久
任六部衙門周流環轉夫孔子有言惟君子能
不器耳今天下讀書者豈人人君子乎觀政未
半載而卽轉外吏多者四年少者一二年無不
遷者民情土俗畧稍相習卽便離任豈能見長
愚意初授官時商度其才品與何職相宜而後

授之既服官後每三年考察加銜加級一次九載滿考方擢他曹如此或庶幾乎

閣臣所以碌碌者其病安在自胡惟庸謀逆後祖訓云有敢再言設立丞相者斬丞相既廢固無莽卓操懿之奸亦無蕭曹邴魏之績漢唐宋入相者每出爲太守爲有司者復進居輔弼以故民瘼國恤罔不燭照而相業光也世廟時張孚敬徐階等悉從外臣入閣真神聖妙用

哉若此套不破虜患何日得息可爲浩嘆者此也

天地間蠢氣多靈氣少賤氣多貴氣少凡絕類超群之傑其見解議論行藏與庸俗冰炭之不相入故古人曰高才而無貴任言才高者官未必尊顯也夫豈惟不尊顯且遭貶斥焉柳下惠聖人也不免三黜令尹子文忠臣也不免三已况次焉者乎以故人主不得其用劉基之功久

已埋沒至嘉靖間始襲伯爵王守仁之功久已
埋沒至隆慶間始襲伯爵縱日久論定公議難
掩然儘足灰忠義之心短豪傑之氣矣

國家開科取士如漁者設網中百人而得二三
賢者則此榜爲不虛矣倘盡碌碌貪鄙則朝
廷用一官受一官之損百姓逢一官受一官之
害如會榜中于謙王守仁鄉榜中海鏡可得多
哉必欲使賢者在位俊傑登庸非復徵聘之典

斷不能得好官也

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卽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廕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脩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

爲去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上之人所以待科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頓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故進賢冠下賢豪絕少吾亦斯文故能形容真切如是若他途發此論則爲忌嫉語矣

或問徵聘之典漢唐宋行之最爲得人不知于
祖制相合否乎答曰洪武間大學士宋濂王禕
方正學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
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少師儀智俱由布衣
薦舉徵召宣德間冢宰郭璉由太學生出身少
保陳洽罵賊死難于交趾由布衣薦舉並不從
科目起家也卽嘉靖間待詔文徵明亦由布衣
徵聘今久不行矣欲遵祖制須復徵聘之典

太平可立致也虞五臣漢三傑出何科目孔孟
是何年進士此言足破千古之惑

世不乏盜名之士徵聘得無悞乎然與其真忤
逆也寧僞割股耳欲破情面絕賁緣須復大臣
薦舉之例古人有行之而見效者蕭何薦韓信
狄仁傑薦張柬之最初鮑叔牙薦管仲皆功勳
震世垂諸不朽但今之大臣迥非昔比不憑貨
賂薦卽憑耳目薦矣在野豈無韓信等倫在

朝實無蕭何流輩所謂惟賢知賢惟聖知聖也以故雲龍風虎無從合會譬兩家婚姻不得冰人月老豈能成美古詩云仕宦無良媒正嘆恨此也縱以大臣所薦之賢否定大臣之黜陟但能禁其不公而不能牖其不明一則薰蕕異器庸劣鄙夫之前豪傑耻與往還一則肉服凡目豪傑在前交臂相失以故今之大臣豈但不能如古之蕭狄汲引奇才卽欲如 本朝宋濂輩

故事亦不可得矣

或問薦舉之典今既不可望于大臣則下此而汲引者愈不可信矣 朝廷何所憑據而徵聘乎豈如先聖寄耳目于夢卜乎更渺茫矣答曰今日之大臣卽昔日之羣臣也安知目前之群臣非將來之大臣乎則培植預養有吃緊扼要處在選庶吉士與選科道官二者最當加意

神廟壬辰以前尚有公道近日全憑賄賂雖有

沈氏日日

卷十三

四十九 次集

才士雖有清官而無錢布置不得在此三衙門
夫世間男子畧有些人氣者誰肯將錢買官此
等在位循資陞轉有何好念爲 國爲民有何
好事福 國庇民譬如王戎所鑽李核其種雖
美望其發芽成樹安可得哉况此輩以隻身到
都片赴考選館職者皆貧士也其鑽刺資財悉
借京債營運赴考選科道者大半貪巧有司也
其鑽刺資財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幹辦

謀得美官在手一旦得志逐漸取償卽十倍百
倍其息猶未滿意如此則民何以支而國何
以堪乎以故朝廷百姓不但罕受其益而反
大受其損今欲痛革此弊莫若皇上自操權
自考選依古人身言書判以定去取若少假
閣部以權分闕進呈則廉拙者何由達御覽
乎所謂清其源也清源則流漸挽將來不萌取
償之念而民有幸矣此培植群臣預養爲他日

大臣地者從此試其才智試其膽量試其操守
與忠義灼灼有據而天下豪傑景慕其風彼亦
廣于搜羅爲國得人如此等樣大臣方無愧房
杜姚宋方無忝韓范傳歐方可薦舉人才以備
徵聘然計期亦得十年非旦夕可辦此治亂之
大關也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二終

序曰旦後

沈幼宰名長卿更名遜別

號仄菴浙之錢唐人也為

侍御襟江公子家饒墳典

丘索之藏身。罹骨肉情倫
之變。以孝廉筮仕。闕永定
令未幾。時當路有意。齟齬
之愀。居秣陵十餘載。而卒

卒之歲崇禎壬申仲春二
日也予是月劇病幾死迺
病者不死而公竟不病而
死豈角哀伯桃之情深誼

重而公魯以心許友死耶

每嘆公居恒曰凡人精神

各有所寄寄奕寄飲寄歌

舞寄骨董寄山水寄一切

齷齪子母少壯鍾情老死
不休無一日得歡無一旦
得暇而一日一旦之頃殫

先朝露則精神風雅奄忽

不可問矣吾何如抽心靈
所本有者日日寄之筆載
迄無盡藏乎既刻弋遽兩
說左燈詩緯膾炙海內學

士大夫之口而於其易箒
時以日且一編屬子滋激
曰張泠石病愈必撫棺憑
吊^上畢必先出是編以授之

予且拜且哭且哭且讀如

噉哀家梨如馳千里坂如

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

之松玉泉之水聚為一區

痛快不可言獻替激揚慷
慨不可言雖幼宰今日修
文地下而陶物振俗之功
千古足多矣日旦分十二

卷其義何居昔許子將好

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日旦祖其意而識深

藻微也已刻十卷予為之
續二卷於後

崇禎七年甲戌壯月十日

雲間友弟張昂之頓首

撰

後學張翀之頓首書